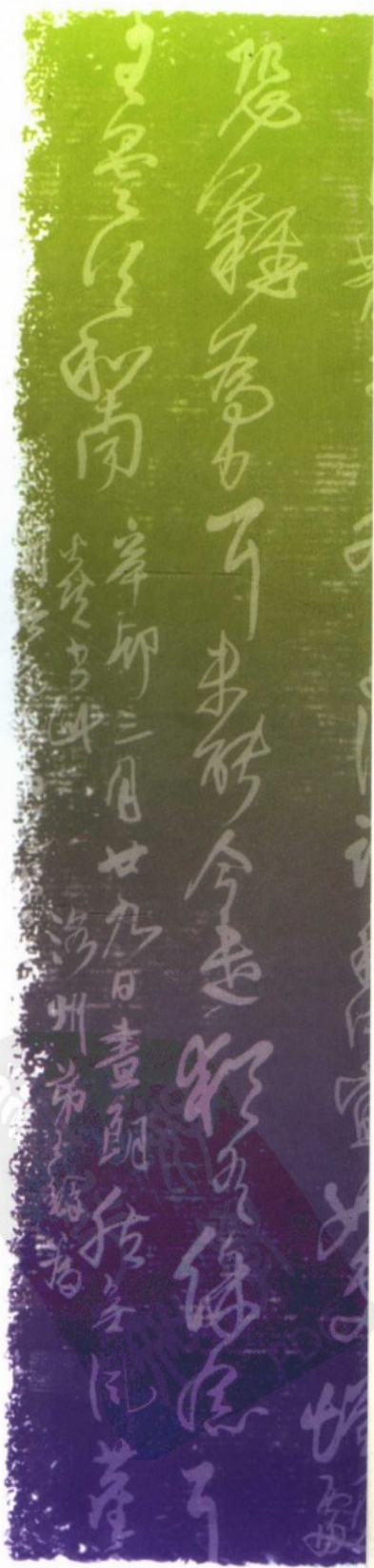


从临摹到创作 · 王铎

■ 袁启明 /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从临摹到创作·王铎

■ 袁启明 /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责任编辑 时洁芳
技术编辑 钱勤毅
装帧设计 潘志远
责任校对 王惠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铎 / 袁启明著.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 1
(从临摹到创作)
ISBN 7-80725-173-5

I. 王... II. 袁... III. 王铎(1592~1652) - 书
法 - 艺术评论 IV. J292. 11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3483号

从临摹到创作·王铎

袁启明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4.75

印数: 0,001-5,000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725-173-5/J·169

定价: 12.00元



出版说明

从临摹到创作，是任何一位书法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书法的艺术特性，既决定了它比其他艺术更加注重“临摹”这个入门和修习的途径，同时更加追求“创作”这个蜕化和升华的境界。但两者之间，并非是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某种超越于因果关系的转换性奥秘。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无不是在参透这种奥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

然而，由于书学语境的不同，古人往往极少保留自己的临摹书迹，对临摹和创作并非像我们今天一样看得泾渭分明，指向明确。一代又一代人从临摹到创作的实践轨迹和心路历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湮没。

为了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探寻从临摹到创作的转换性奥秘，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从临摹到创作”的丛书。它们通过古代书学体系中对于从临摹走向创作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方面的挖掘，以独立的书家或具体的作品为阐释对象，尽可能紧密地综合多种信息，如渊源与流派、因袭与变革、主体与客体、意志与规律以及文字材料与图像资料等等，以期给读者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就那些书法史上开宗立派、承前启后的大家而言，既梳理出他们关于临摹与创作的作品与文献材料，更尝试分析他们或隐或显、相对理性的取法脉络和过渡方法；就那些书法史上熠熠生辉、永为经典的杰构来说，既分析它们的技法特点和艺术风格，更关注在不同时代里，后人如何对它们于不同层面上的理解、借鉴与取舍。当然，在编写过程中，面对同样的文献材料，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考角度、阐释方法和呈现效果；面对不同的阐释对象，又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交叉重叠，但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更灵活因而也更全面的立场上，去寻绎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这也是本套丛书希望达到的一种整体效应。



王阳明画像

目 录

一 概述 /1

二 临摹 /4

(一) 取法二王 /4

(二) 出入《阁帖》 /10

(三) 钟情米芾 /18

三 创作 /22

(一) 行、草书 /22

(二) 其他书体 /54

四 影响 /62

五 结语 /68

一 概述

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有着数千年传统，其门类繁多，博大精深，书法即是其中的一支，它被认为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完美体现。宗白华先生说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层次的对生命意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从古到今在书法这片艺术海洋里遨游的人不计其数，但能跳跃龙门自成一家者，并不多见。书家名世必有过人之处，他们都能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创新，将书法发扬光大，例如王羲之改旧体为新体，张旭变小草为狂草，颜真卿吸收篆法而自成一派等等。本书所要介绍的王铎也属这类人物，他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书家之一，一生留下大量墨迹，迥出时流。

王铎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享年六十一岁。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别署松樵、痴庵、痴仙道人等。他出生于河南孟津。孟津地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时为兵家重镇，旧时八百诸侯会盟于此，故又称盟津。王铎的祖辈靠务农为业，生活较清苦。王铎早年常常“不能一日两粥”，其《拟山园选集》中提及他的母亲将陪嫁的“钏钿铤柎鬻之市，以供朝夕”。读书是王铎那时代地位低下的人取得功名的门径。他十六岁入庠读书，三十岁中乡试，三十一岁殿试名列三甲第五十八名，赐同进士出身，同年改庶吉士进入仕途。涉政初期，想有所作为的王铎多次奏本评议时政，结果两次触动权贵，一次冒犯崇祯皇帝，险些获罪。明朝后期各种矛盾日益加剧，社稷江山摇摇欲坠——阉党余波未平，农民起义一浪高过一浪，关外女真人虎视眈眈，眼看大势已去，他决意“乞归省亲”。从崇祯十一年到崇祯十七年这六年间，李自成大军横扫中原，王铎一直漂泊在黄河、江淮之间，成了名副其实的孤臣。期间父母、妻子、女儿相继病逝，他甲申年（1644）五十三岁时所作诗云：“遭乱难全节，失家有病躯。夜谈同老仆，晚食对残觥。旷野狐狸走，虚舟鸟鼠趋。尤传更幕府，倚仗再三呼。”诗中字字掺着血和泪，让

人不禁心酸感慨。这一年崇祯帝缢死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王铎辗转到南京，成了弘光小朝廷的次辅。然好景不长，清军直逼南京，王铎同钱谦益等文武百官出城迎降。短短一年之间，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王铎从明朝臣子变节为“贰臣”，王铎内心充满郁闷和矛盾。一方面，清廷担心他们这些旧臣有反清之举，严格监视着他们的言行，作为旧臣的王铎莫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受到猜忌和防范的王铎还不时纵情声色之中，其自暴自弃的行径又招来非议。正如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所述：“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问请也。”（《牧斋全集·有学集》）

王铎仕清后虽然仍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历任殿试读卷官、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晋太子少保等职，但由于他并没有尽心尽力地与新朝合作，又时常在诗文中宣泄自己的内心积郁，故清廷其实对他也非常不满，以至乾隆帝编《四库全书》之际，查毁了王铎的全部刊书，并将他列入《贰臣传》“乙编”中。

“所有的人物，不管你处于道德伦理价值天平的哪一端，无一能逃脱这个悲剧时代的悲剧命运。”（刘正成《王铎书法评传》）王铎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幸的时代，他可悲又无奈。在崇祯朝他即上疏请归，南明时又六请告归，有归隐田园之想，可最终没法逃脱是非之地。入清后，王铎虽过着萧然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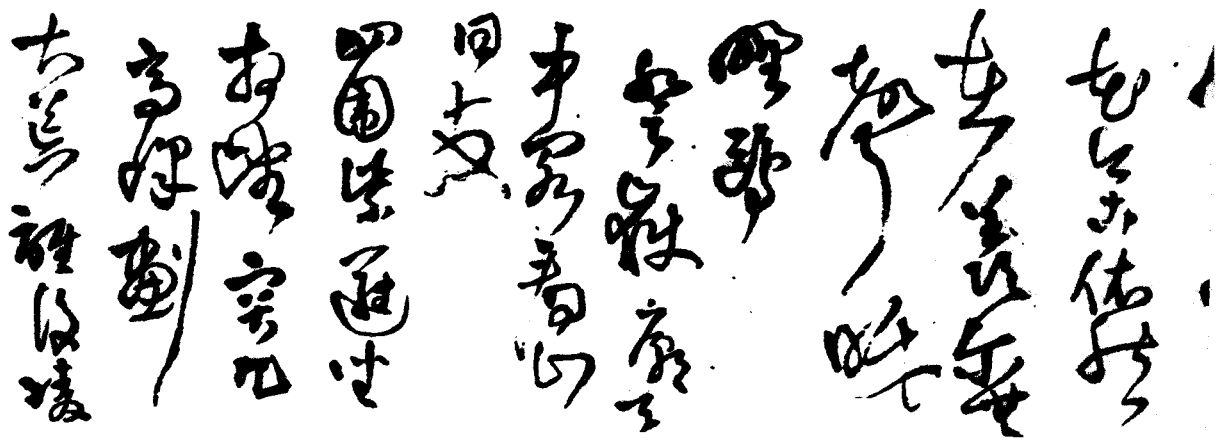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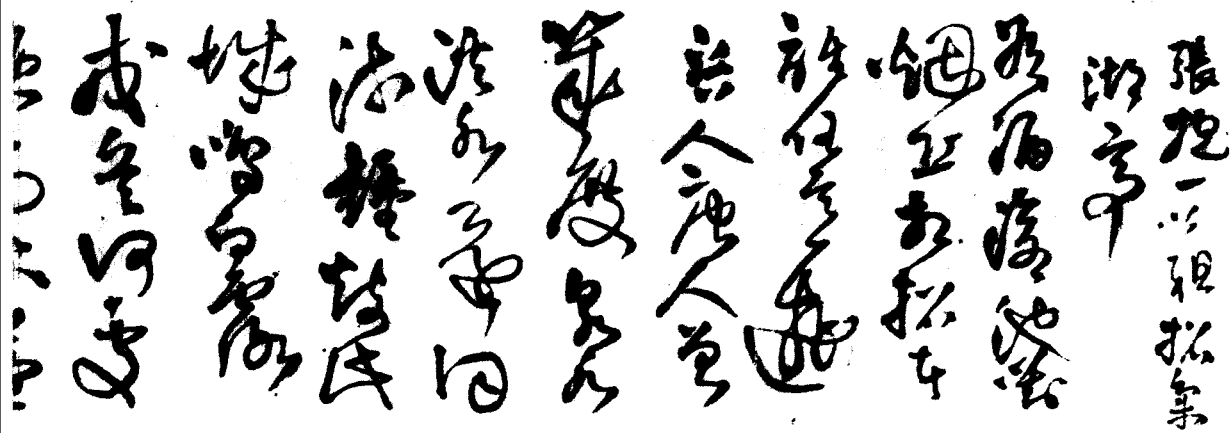


图1 王铎《赠张抱一草书诗卷》

外的生活，但满腔的抑郁和矛盾都只得倾注于诗书之中。他著有《拟山园集》、《拟山园选集》等作品传世。他晚年的有些诗歌反映了他悲凉的心境：“家共千村破，人从百战来，放怀何寂寞，无处非桃源，听歌忘拭泪，善谑学藏身。”大凡物不平则鸣，王铎用诗让我们感知他内心的不平和不安，他的书法更使我们看到了悲剧灵魂表现出来的异常震撼的壮美。（图1）

晚明时期美学思想发生着天崩地解般的变化，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影响着文学艺术各个领域，表现为注重主体意识，以求重个性、重创造、重情感的抒发，书法也不例外。从明代中后期的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到王铎、傅山，无不受到影响，青年时代的王铎就投身其中。天启二年（1622）王铎三十一岁，他与好友黄道周、倪元璐相约砥砺书学，即已开始了自家面目的探求。王铎擅长多种书体，从现有的作品来看，以行草书成就最高，其中亦包括他的大草作品，笔力厚实，结字茂密，连绵不断，表现出一种气吞山河的气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须意兴爽然，形体和畅，如登吾嵩顶”（《草书杜甫瞿塘两崖诗卷》跋）。观其书作，往往一笔可书数十字，奇崛多变。同时他喜用涨墨法，形成强烈的黑白、疏密视觉效果，使作品的表现性被大大拓展。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评价道：“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可謂的论。



二 临摹

(一) 取法二王

临摹是任何一位书家学书的必经之路。古时《急就章》、《千字文》即为孩童学书范本，随着时代的推移，又有了宗某家法、学某家体之说。临摹古人优秀作品，旨在学习前人的用笔技巧，掌握书法的结体字形，进而把握书作的神采和气质，故临摹一直以来作为书学入门以及提高的不二法门。史上最为庞大的书学源流是二王体系，特别是王羲之，由于唐太宗钦



图1 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

图2 王铎《临王羲之兰亭》

定而成为万众仰慕的大家，犹比孔圣，成千秋法，彪炳万代，后世很少有能效法的。王铎就是沉浸其中且出类拔萃的一位。

王铎对二王父子有着特别的偏好，我们在他的各个时期都能找到临习二王的作品，其中早期临写《圣教》、《兰亭》最多（图1—图4）。有记载称王铎十三岁开始临习《圣教》，尝自谓“临之三年，字字毕肖”。《圣教》为唐沙门怀仁所集王字，怀仁奉敕编集，一方面是由于佛门弟子对佛教的虔诚，另一方面是皇帝的钦命，因此编者尽心，刻者尽力，郑重其事，无论选字还是摹刻都堪称一流，较好地体现了王字特点的意韵。正如王铎所说的：“学者因此册以想见落墨初意，何难入羲之之堂乎？”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是集字，虽然《圣教》保留了大量王字的结体，但在章法上未必能尽如人意。现存王铎最早的临王羲之《圣教》是他三十四岁

时的《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其中笔画的粗细长短、启承映带，结字的疏密欹正都近于原帖，用笔内擫，转折有法，流畅之中蕴含着刚健之力。

王羲之书法一变汉魏古法，又变化多端。其字在秀美的外表下，蕴含着劲健的骨力。卫夫人说王字“笔势洞精，字体道媚”，梁武帝评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然学之不当则“有女郎才，无丈夫气”（张怀瓘《书议》）之讥。后世临王者很少两者兼得，把字写得媚软的不在少数，连赵、董这样的大家也难逃讥评。王铎临《圣教》则注意到这一弊端，于是加强转折处的停顿方折，汲取了碑刻之法，加强骨力，以避免流于秀美。

如果说王铎从王羲之处得到劲健的风骨，那他取法献之则是飘逸的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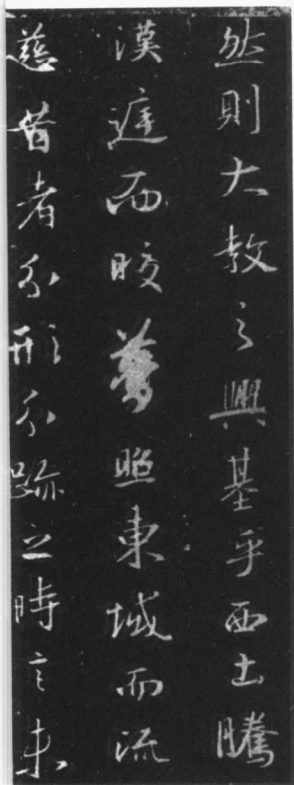


图3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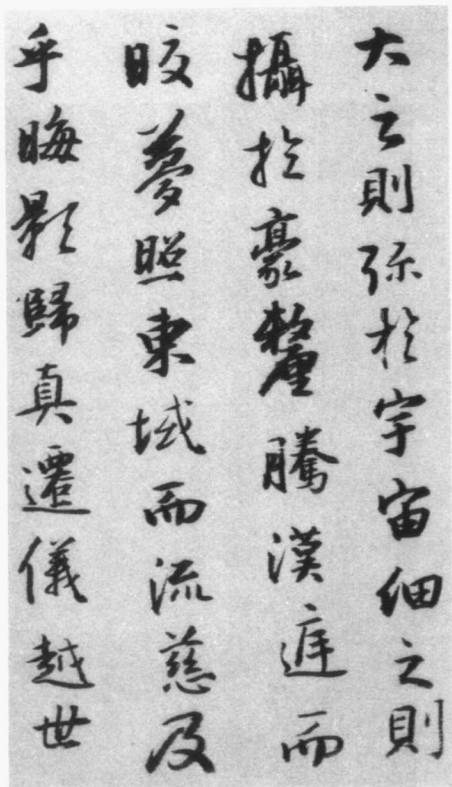


图4 王铎《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

势了。世以“二王”并称，其实有所区别。欧阳修《集古录》有云：“羲献世以书自名，而笔法相去远甚，父子之间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献之用笔外拓，结字欹侧而连贯流畅。张怀瓘《书议》云：“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王铎对献之书法欹侧之风深得个中三昧。看他临献之的《节过岁终帖》（图6、图7）便十分注意体与势，他并不一味学献之的笔法，更是把握住了小王潇洒的境界。又如他四十岁左右写的《琼蕊庐帖》中有一段临献之的书法（图8、图9），第一行起首“吾”字略左倾，“当”字承其势，“托桓江州”四字复归中正，“照汝”二字变大再左倾，整行字由小渐大，中轴线富于变化。第二行“吾此不办……”比较原作的平正更显倾侧，直到第三行中“当具东”三字使轴线回归。由此可见王铎在注重单字造型的基础上又十分注意行气，同时将碑刻所无法体现的笔墨韵味传递了出来。有时我们会发现他临的二王古帖未必全然相似，但取之原帖细较时，不由会感到其中笔笔都有二王的法度和神韵，精微至极。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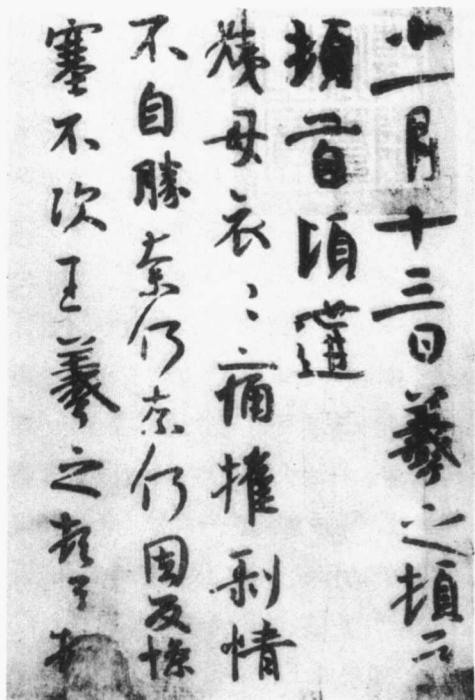


图5 王羲之《姨母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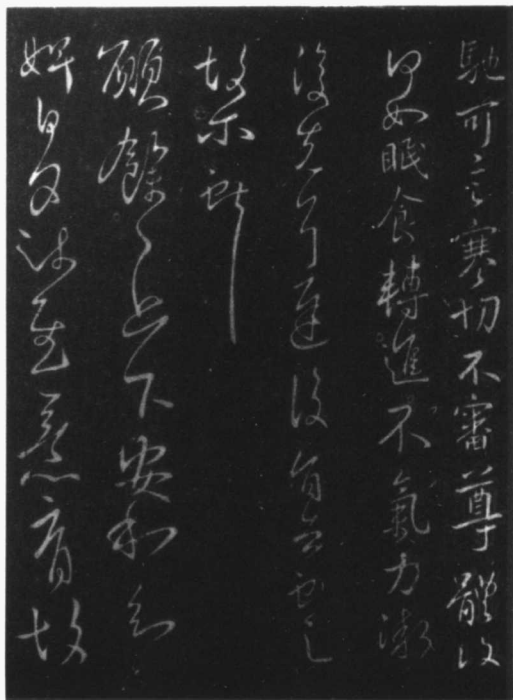


图6 王献之《节过岁终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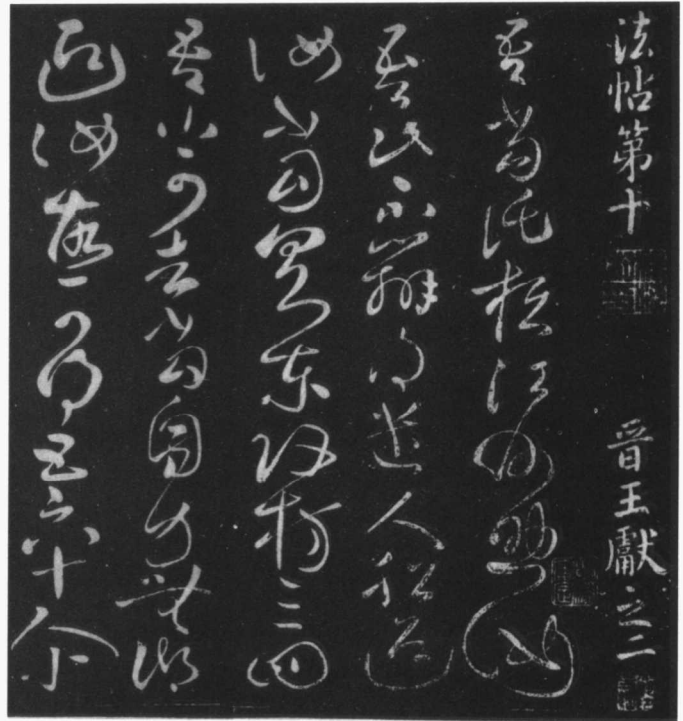


图8 王献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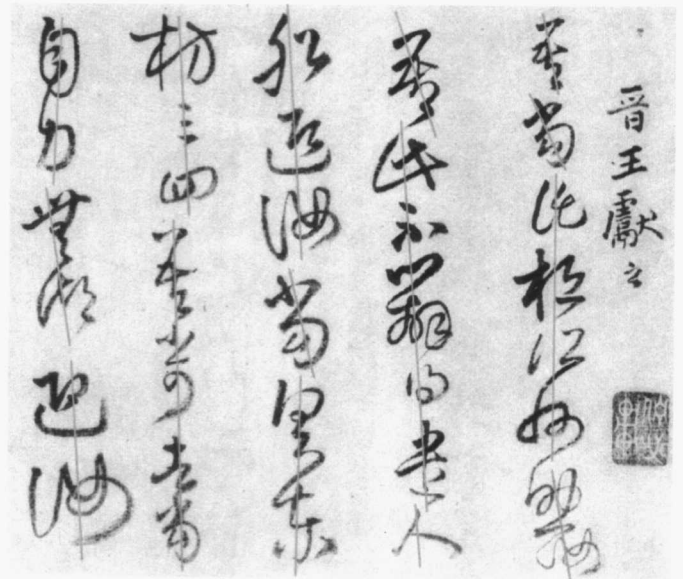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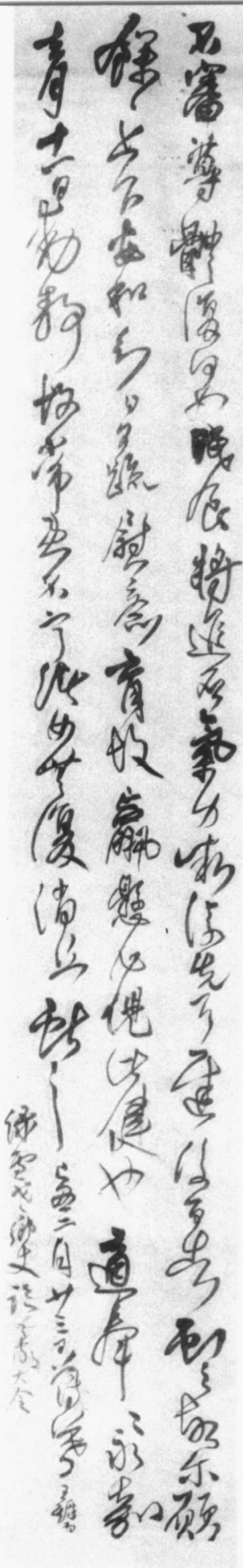


图9 王铎《临王献之帖》

图7 王铎《临王献之节过岁终帖》



于二王的理解与继承，王铎为我们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跋语：“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其学蔡。又溯而上之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道将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伏。古人字画诗文，咸有万籟，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临淳化阁帖》跋）由此可见王铎对传统、对审美的理解是深透并独步一时的。甚至在面对有人对其临古之作表现出不屑与误解之时，他依然很坚定于自己对传统精神的把握：“有谓我以恶札作业，来生忏悔，余将含笑而不之顾。”（《临兰亭序并律诗帖》跋）

除了临习羲、献父子二人的法书之外，王铎还涉猎王羲之其他几子的作品如王涣之、王操之、王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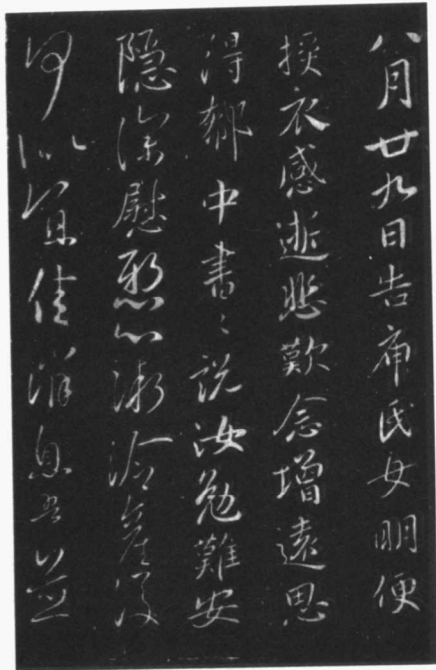


图10 王凝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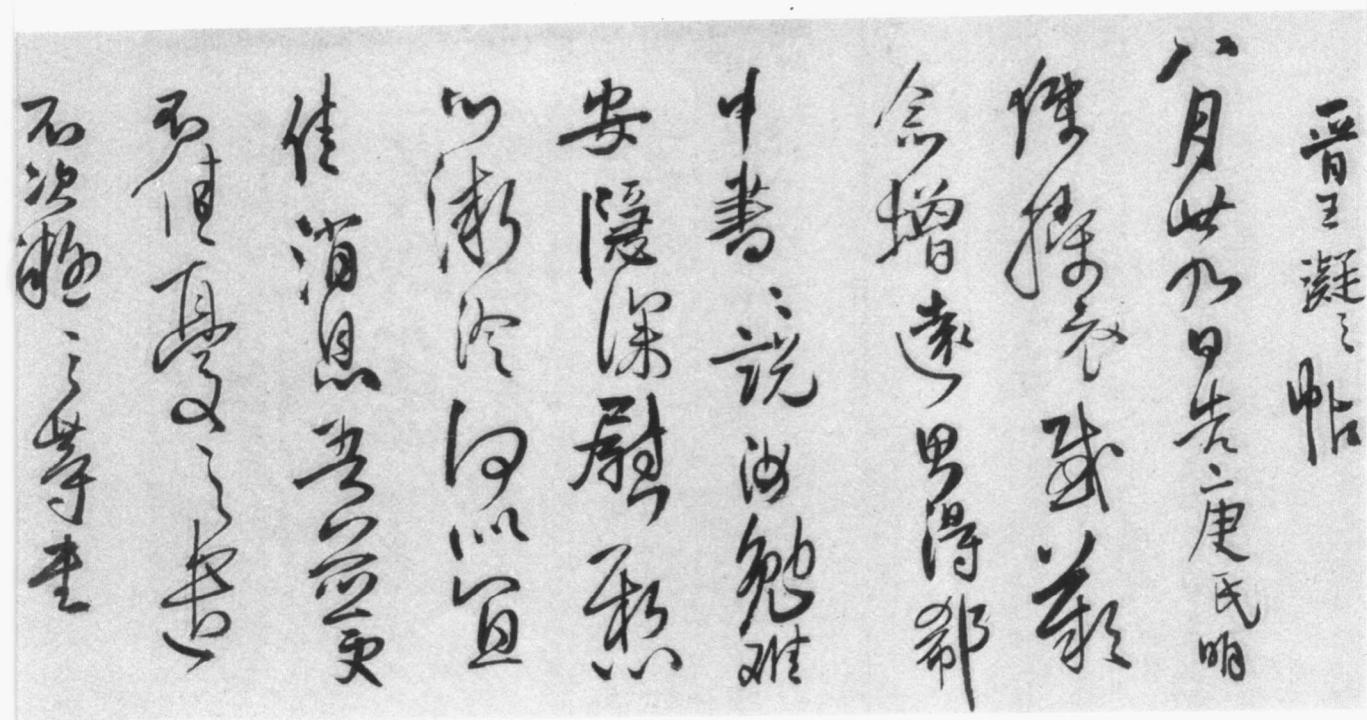


图11 王铎《临王凝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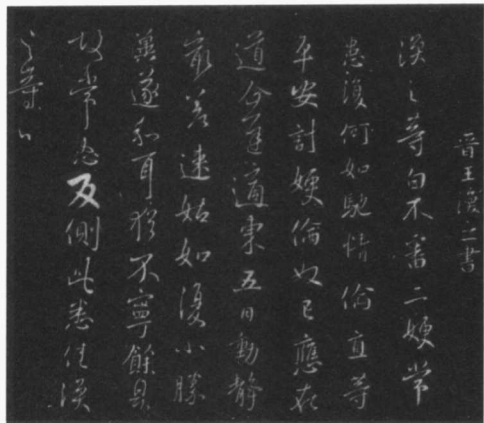


图 12 王涣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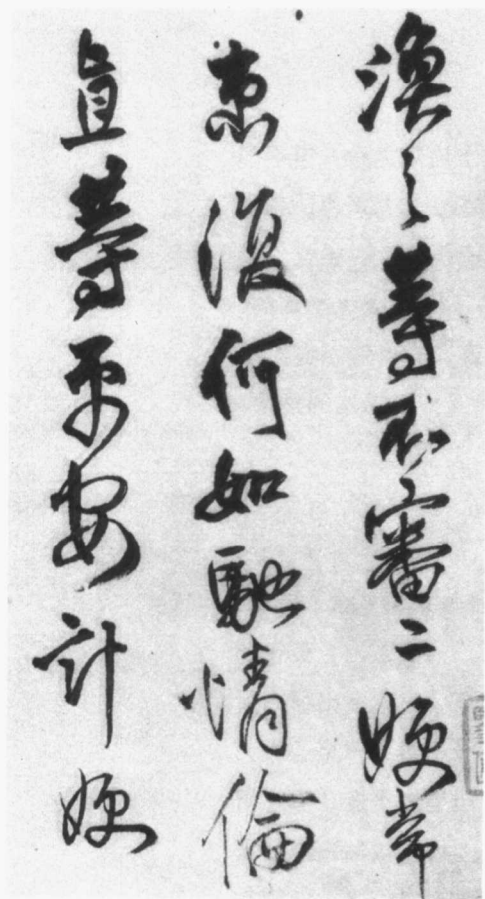


图 13 王铎《临王涣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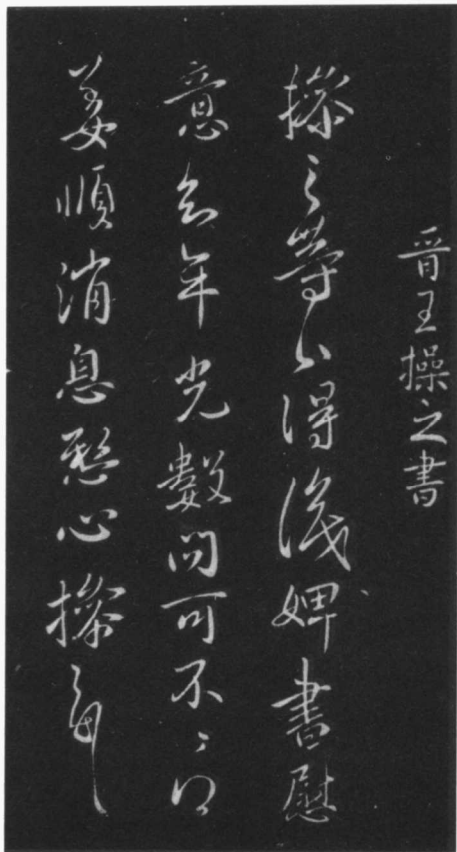


图 14 王操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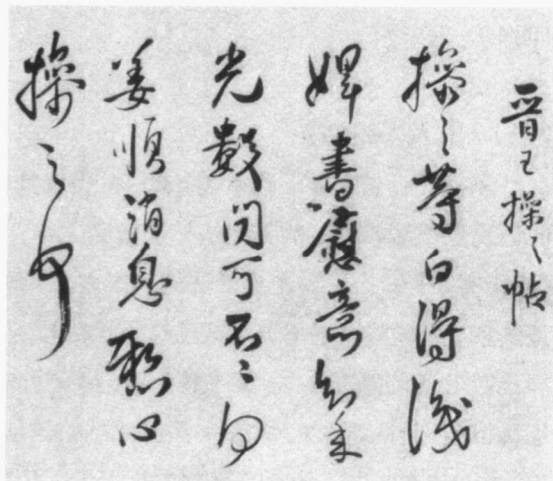


图 15 王铎《临王操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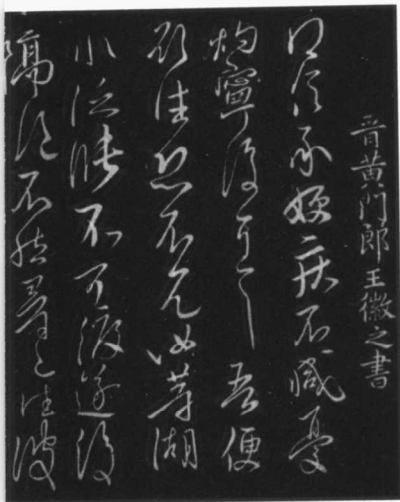


图 16 王徽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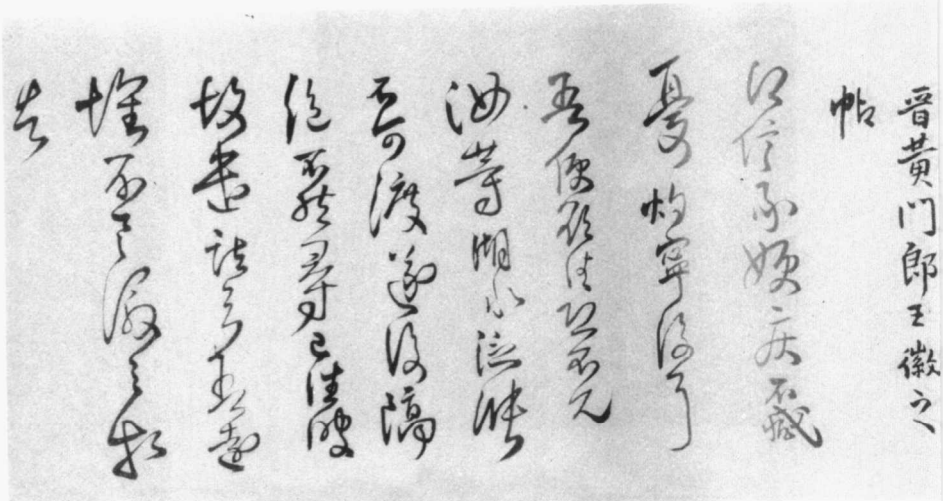


图 17 王铎《临王徽之帖》

王徽之等。王铎曾云：“徽之书法，温润绵密，有远水流烟之致。惜不多见，载之古今，寥寥数行耳。极力摹写，瞠乎其后，始信书法非易事也。”（《临王徽之书》后跋），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说：“王氏涣之、操之、凝之、徽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黄伯思道出了他们各自的书法面貌，而王铎则临出了自己对于王氏一门书法的理解。（图 10 - 图 17）

（二）出入《阁帖》

虽然王铎曾自跋“独宗羲、献”，但就其传世临作来看，除了二王，他还浸淫于浩如烟海的其他法帖和翰墨之中，有着“刻帖之祖”美誉的《淳化阁帖》即为王铎主要取法的对象之一。淳化三年，宋太宗出秘阁所藏法书，令翰林侍书王著编成《淳化阁帖》。全帖共分十卷，一至五卷为历代帝王及大臣法帖，六至十卷为羲、献父子合编。但是由于选录者王著编纂不精，鱼目混珠之作较多，同时此丛帖是从书迹上模仿以后再上石奏刀，多少有些走样，因此有摹刻失真之讥，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能够得以保存大量晋唐人的书迹实属不易。王铎对《阁帖》中上至帝王、下至群

臣无所不摹，其《琼蕊庐帖》、《琅华馆临古帖》等就是他对《阁帖》中众人之作的临摹合集，他认为学书要注重传统，“书学以师古为第一义，近世书家以臆骋动无法度，如射不卦鹄，斗不按谱，如是亦何难之有，变化从心，从心不逾，呜呼难言矣”（《临阁帖卷》跋）。在王铎眼里，或任笔为体，不愿与古为徒；或泥于古人，不能超越前人，这样的学书都是不能登堂入室的。所以他身体力行，深入于传统之中，并且也不乏创造。这类作品多见于手卷形式，王铎依靠这种晋唐宋元以来最通用的形制来检阅自己的临古水平。观其一生流传下的临《阁帖》手卷作品，从形到神，相当的严谨认真，甚至达到了精微至极的地步。钱谦益在给王铎的墓志铭中写道：“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蹇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复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牧斋全集·有学集》）从《阁帖》中任意选取一个字，王铎能“不失毫发”地背临出来，其精熟的临摹功力可见一斑。（图18、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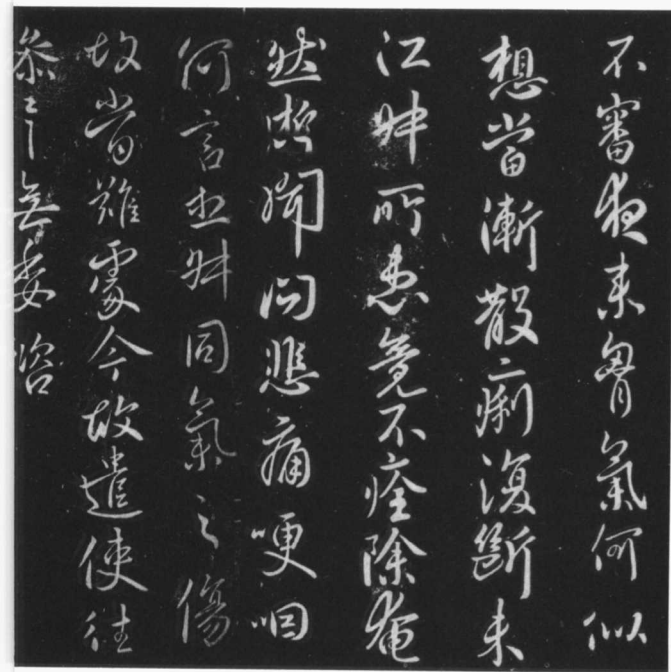


图18 唐太宗李世民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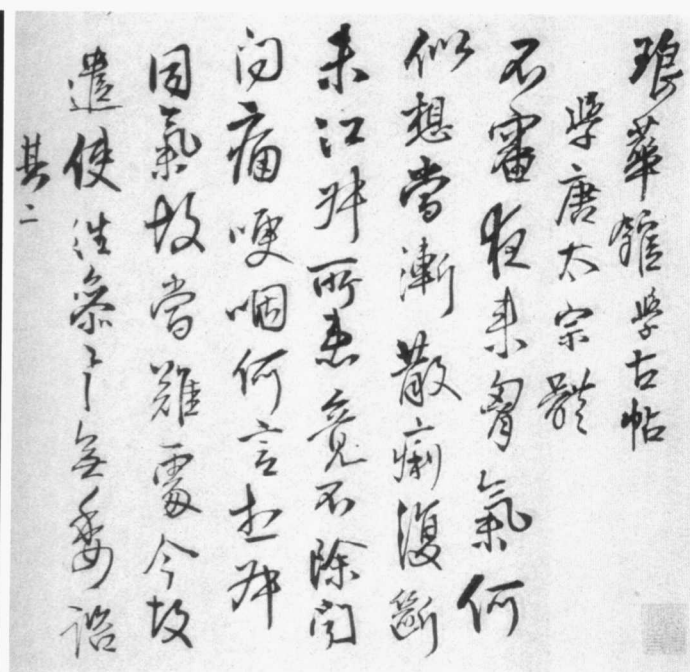


图19 王铎《琅华馆学古帖·学唐太宗体》